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11 月/28 日/第 B03 版
马克思主义月刊

社会主义: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

陈学明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人们一般都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实际上人们也应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在不触动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任何企图消除生态危机的举措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要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选择就是直面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制度，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是消除生态危机的最佳选择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可贵之处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一再发出声音，强调走向社会主义是消除生态危机的最佳选择。他们把对生态危机的分析、批判变成了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证。他们给自己赋予的使命是在阐述马克思的资本与生态矛盾理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论述马克思从生态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证。奥康纳就这样说道:“目前的关键问题是怎样使环境运动转变为促进激进的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力量。”他的意思是，目前的环境保护运动如火如荼，关键在于怎样使这一运动的力量转化为旨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变革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动力。

真正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不以资本为中心，不把资本逻辑作为社会的主要组织原则，不按照效用原则把一切东西都变成“有用的体系”，也不按照增殖原则一切都为着获取最多的利润，这样，就切断了资本与自然界的那种对立关系。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然界已不单纯作为有用的工具，也不会无止境地从自然界猎取资源和无止境地向自然界倾倒垃圾。

社会主义的宗旨是实现人的解放

社会主义社会不以资本为中心，其宗旨应当是千方百计地满足人的真正的需要，实现人的解放，这样就不会出现过度的生产，不进行过度生产就不会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佩珀就强调，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存在严重污染的，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旨在实现人的解放，而消除污染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必要前提。“一个面向未来的观点必然承认，新环境道德要求新的人类关系，而这必须建立在新的生产模式之上。”这种新的生产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模式。“倘若正确地运用理论观点的话，那么必然得出结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导致污染的社会。”其原因就在于:“共同所有制将会有计划地使用资源，从而会使资源的枯竭最小化。”真正的社会主义会千方百计地避免生产对任何人都没有实际用处的废弃物。它是为了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而生产，而不是为了利润而生产，这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人类社会之所以要走向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人类之所以要设计出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一方面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另一方面则旨在消除生态矛盾。

人们一般都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实际上人们也应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与此相应，以前人们只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的角度来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际上人们也应从生产条件的社会化的角度来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一旦这样去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在解决生态危机上的得天独厚就一清二楚了。

不能将社会主义简单地理解为发展生产力

实际上，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产条件的“更为社会化的供应模式”的发展，即生产条件日益走向公共化和社会化，也会促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此说来，“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有两条，而并非只有一条”，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有两种趋势都能够导致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化程度的增加”。生产力与生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产关系的社会化程度的增加固然会导致走向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化程度的增加”也会导致走向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只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前一种趋势，也应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观察到后一种趋向。

如果把社会主义简单地理解成只是发展生产力，那么社会主义也会无止境地去“开发”自然，即无限制地利用自然资源，那么社会主义与生态保护也就没有本质性的联系。事实上，这样去领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片面的，起码没有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区别开来。马克思展望了一个人与自然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的图景，这个图景是亲生态和新人类的。马克思曾说:“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和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柏格特引用马克思的这句话指出，马克思的“公有财产”对土地、对自然的态度是使用而非所有，是“联合生产”合理地管理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而且是以生产者作为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的主人为前提的。柏格特指出，马克思强调“人与自然不是两个独立的存在物”，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共产主义没有必要破坏人与自然的统一，而只是利用自然来服务于作为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物的人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恩格斯所说的“到那时，人将不仅感受到而且知道他们是与自然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对自然承担的是管理责任。值得重视的是，柏格特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财富观的生态意蕴分析。虽然有人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财富观是反生态的；然而，柏格特指出，共产主义条件下，生产增长的最终目的以及生产者对自然的利用方式已保证共产主义的财富观是不反生态的。柏格特认为，共产主义条件下生产的增长和扩大再生产是否是生态的，归根到底取决于“实践”的含义，取决于被满足的需要的本性。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的需要主要是指减少束缚、全面发展的需要，而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无限追求消费的需要。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